

盦簪錄

貞

1曾5
38
4



春城學人并誌

蓋簪錄卷之四

雜載篇

伊藤長胤

著



○史游急就篇列諸物名稱以課程學童其中設人姓名有石敢當師古注曰敢當言天當無敵也王心麟補注曰孟子曰彼惡能敢當我哉胤按後世名當門神曰石敢當其名取于此
○杜氏通典隋大業三年帝令羽騎尉先亮入海求訪異俗得河蠻遂與俱往因到琉球國言不相通掠一人并取其布申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



邪又国人不用也

○近世凡百工匠其所造器物招牌必記天下一字
天和二年壬戌七月教旨停之。後觀漢宮錦邊碟
其当中題天下一三字又漆盒有書魁字者皆誇尚
之風

○近二三十年間夏日暑不減而寒氣歲障雖稍有
進退而不如三十年前之寒甚諸州皆然童稚輩或
有不知冰柱者而諸州火災連作動燼万室往年屢
有地動之變富士山火春間融風歲作吾恐天地間
亦有陰陽一大閏百年二百年中或屬陰運或屬陽

運但人壽不甚久而自不記及耳觀前史火災地震
連年而記此亦可驗想却後百年之後或有寒氣歲
劇之時

○前年輪王寺宮上京示予小金盒圓徑二寸餘
和蘭人之所製鎖不可開上有番篆數字隨十二時
旋轉附耳聽之有索々微小聲常自不斷素不煩人
工蓋十二時小輪子也然番字不可曉難審時候亦
奇巧也

○都下一蓋子家藏古畫一幅闊二尺許畫蝦蟆仙
搃瓢々大如人丹塗之其傍題云近宝弟五丙辰歲

蓋玉端似是人姓名恐安南國筆也亦奇物

○中國之地西北界戎狄之域其窮際不可知唯東南二方皆濱海亦謂北海者亦指東表之海偏北者耳非真極北大海也東夷朝鮮之地與遼薊相接其間有鴨綠江亦非海外地也在東海中四無隣壤者只日本與琉球耳琉球國極小西南海中有無數小國唐書及明一統志亦載極多其名不復同蓋其國素不通文字中夏人孰其土人亦稱譯以漢語年代遷革傳訛相承且其地遼遠今不可復識別

○我國東南極天無隆無復一片土壤直伊豆東南

有大島三宅島八丈島又三百餘里有一島周圍可六七里無居民屋宇故世稱無人島三四十年前南紀客高有航橘而運江戶者為颶風吹飄至其地幸得便風而故白于官：為遣長崎善搽海舶者揆之徑數晝夜冒許多艱難而往得吳木水禽而歸時延室乙卯年間之事也嘗有人傳其因并記予幼時樣寫珍藏頃索之不見

○日本之北對朝鮮女直東南界其間只有隱岐佐渡二洲距隱岐三十餘里有磯竹島朝鮮海東諸國記因亦載竹島隋書亦謂舳羅者即似此島目列

有大屋村河二豪民其先嘗受官符驗間年到島採
鰓魚海物等而歸近為朝鮮過氓所滅古不復得到聞
因州人言其島多巨竹又有猫与此間亦有者稍異
○安南古者九真日南象郡三郡之地在中國徑南
界上壤相接南宋已來別自為國号安南國日本人
只称交趾其王初有黎氏方明時陳氏代為王百年
前泉州堺津商人到其國回易而還其國官為給路
引載商人姓名末有黑印狀如花押其上有憑字或
牌示字黑印有德隆弘定永祚等年号今泉南京師
人尚有藏之者今世綠色磁器瓶壺之類有称交趾

蜜者皆自安南到亦奇品也五六十年間官禁國人
徑升邦商販故安南亦絕不相通
○伯州醫生松田生之鄉有吳疾忽身生青痕一條
瓮熱如傷寒瀕海漢墨家多患此疾常人咬生豆必
覺腥氣患此者咬豆不腥故土人呼為豆咬有一治
法以針刺足弯出血或灸金与服則愈或云近道及
防州等處亦有此疾曰日晡發一日必死医書亦謂
青筋嗜即是

○東山信州諸國有一奇疾春夏之間亡風颶沙人
偶觸之當時不覺其死傷忽成刀斧痕或云有一物

業風觸人亦致呼曰鐘鼈亦有一治法燒化曆日服之則瘥恐瘴氣之亦致

○勢列山田西南四里許治宮川而上有市瀨村又行可半里有巨石長五六丈人隔溪而言或呼則石亦作声相击鼓彈反成石亦做其声心和土人呼為鸛鷓石或云石中空虛而待響恐東坡亦云石鐘之類今人呼于大屋之中則作宏響之声石之忘人或此理也

○筑前博多鎮官下市イナコナ路町商人有吳竹善三郎者元祿戊寅載妻死葬本列聖福寺内瑞心菴穿壙

之次得金銀悉作法馬等物一覽悉進之寺以為修葺之資置石佛一軀以誌其處後十九年享保丙申之歲以側旁竹茂主僧命俾改彫六月十九日移石佛穿土三尺許又得一覽比前稍大内藏金銀悉物如前得銀法馬八錠合重貳貫百七十四錢餘其餘金鈴金虎銀刀鞘金銀鑄造物象諸具甚夥凡得金八百八拾八錢餘銀五貫貳百九十錢餘以今時金銀分量準之可得百貫日讀云法馬上各鑿記字号

○面三行○經歷郭德潤○行宣政院○福建分院

○提調官副使側失監○背布三行○客高謝福○

花銀肆拾捌兩重○
銀匠彭禎○
按元時諸路
置行宣政院經歷官元明俱有側失監似是人各元
有丞相搆思監想側失監是胡人之名然則亦得銀
錠等物皆元時物前世外國船舶皆湊于筑州故元
時器物亦理土中距今殆五百年餘中國前代之制
儼然可見也

○海中有一物号章魚枕黑色無後頭尾五稜狀如
桔梗花樣嗅之稍覺臭氣曝日而飄于海壩沙土中
頃有日列人拾一枚而飯其下別有一物細黃土凝
成者狀如土椀上平下凹有五少孔透底圓長如針

眼而大其旁隱然印五出花狀蓋其物亦椀也殆類
人工亦奇物也章魚好據其上故曰章魚枕漢人亦
謂海燕海盤車即是也

○土州學賤緒維文嘗因府命將撰列志循行部內
到極南界海涯斗絕如崖傍嵌大泥丸數十顆剔一
塊而歸予親覲之大比氣毳而稍小細黃土搏成渾
淪無縫亦奇物也想像海中細土為風潮吹團激射而
然耳造物之妙真不可測

行宣政院

福建分院

經歷郭德潤

提調官副使劉失監

各高謝福

花銀肆拾兩重

辨驗銀匠彭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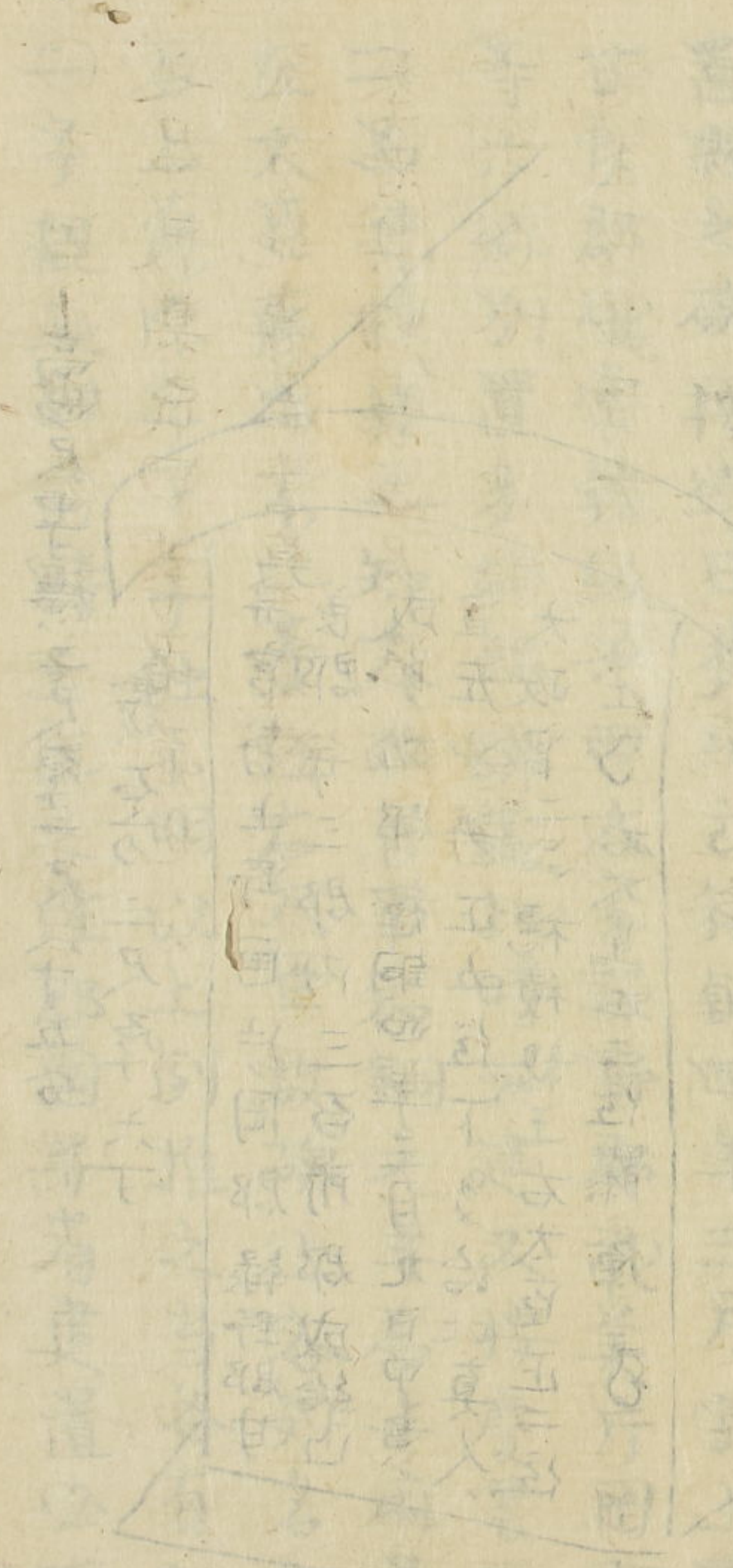
○子欲九夷後漢書夷有九種杜氏通典云歌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凡夷湯夷爾雅疏則云玄莛象浪高飄滿節鳧史索家東屠倭人天鄙二說不同玉海共列之先儒相承專從杜氏說或云日本亦在其中爾雅非僻書改載倭人在中古昔之時固不可的知好書以廣異聞

○百年前丹州明知氏采邑土人掘地得一石榔中有人彷彿似道士之狀遍体綴珠為衣如鎧甲時呼為壓口衫今院宮監長崎豫州刺史其先得一顆至今尚傳存于家用以為荷包搯子深碧色大如筆管

長七八分中有孔可貫繩因想此物恐古玉謂珠襦玉神之類此必前世千有餘年前尊貴人從葬之具按漢書霍光傳云太后被襦盛服坐武帳中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草襦矣通典云自後漢時夫餘王葬用玉神常先以付玄莛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及公孫淵伏誅玄莛庫猶得玉神一具又按國史其孝德天皇二年詔曰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不知其必飯含魚以珠玉無施珠襦玉神諸愚俗冥為也據此則本朝上世天子之葬盖用珠襦玉神也當時百濟最与我親豈傳其制耶

○本國上世葬理之禮最厚。孝德二年詔曰：西土之君戒其民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迺者我民貧絕，專由營墓，爰陳其制，尊卑使別。夫王以上之墓者，其內長九尺，闊五尺，其外域方九尋，高五尋，役一千人，七日使訖。其葬時，惟帳等用白布，有轎車其餘上臣下臣，大仁以下及庶人，各有差，可見當時厚葬之弊。王公之墓，立之限制，猶役七千人，若不禁遏，功夫巨萬，無復紀極。至曰：庶人營墓，貧絕則凡庶之家亦爾，可知。孝德馭駕當唐之初，其時已然，則其由來者殆數百年矣。其後佛教轉盛，上下靡

致美塔廟而復土之事，不復聞焉。夫厚葬之非聖有說，訓然為天下儉親，亦君子之取，不取古者之失也，亦可見古者之厚矣。



高四尺四寸 橫二尺厚一尺八寸五分

覆石方三尺厚六寸

并官符上野國片岡郡綠野郡甘
良郡并三郡內三百所郡成給
成多胡郡和銅四年三月九日甲寅
宣左中辨正五位下多治比真人
太政官二品德積親王右大臣正二位
石上正右大臣正二位藤原正

此碑在野州多胡縣本鄉村界今屬長崎豫州之采
邑有大樟樹擁其傍碑身半為灰壘土人呼為羊大
夫之社不知何故或以為德積親王之墓不知前世
置縣之碑按續日本紀云和銅四年三月割上野國
甘良郡織裳韓級天田大家隸野郡武美片岡郡山
等六鄉別置多胡郡碑蓋此時所建又按慶雲三年
二月德積親王知太政官事和銅元年石上麻呂任
左大臣藤原不比等任右大臣故碑上各列名銜但
石上藤原字下字蝕不明以上例推之當各有朝臣
二字觀此則前時王化之隆郡國并省建置必有表

碣以徵後稷但陵谷变迁水火焚蕩今不復存殊增
考古之一慨云
○人之死見各自不同故後世諸賢於聖賢之言亦
不免字時有出入陸象山言本立而道生多却而字
見朱語百 象山之學主張一箇本心蓋言本立即道
生添一箇而字便覺寬緩有次第也朱子曰人心終
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早是遲了胡五峯知
言各人問放心曰知其放而求之斯不放矣朱子云
知得心放此心便在這裡更何用求適見道人題壁
云若海無辺回頭是岸說得極好胡子知言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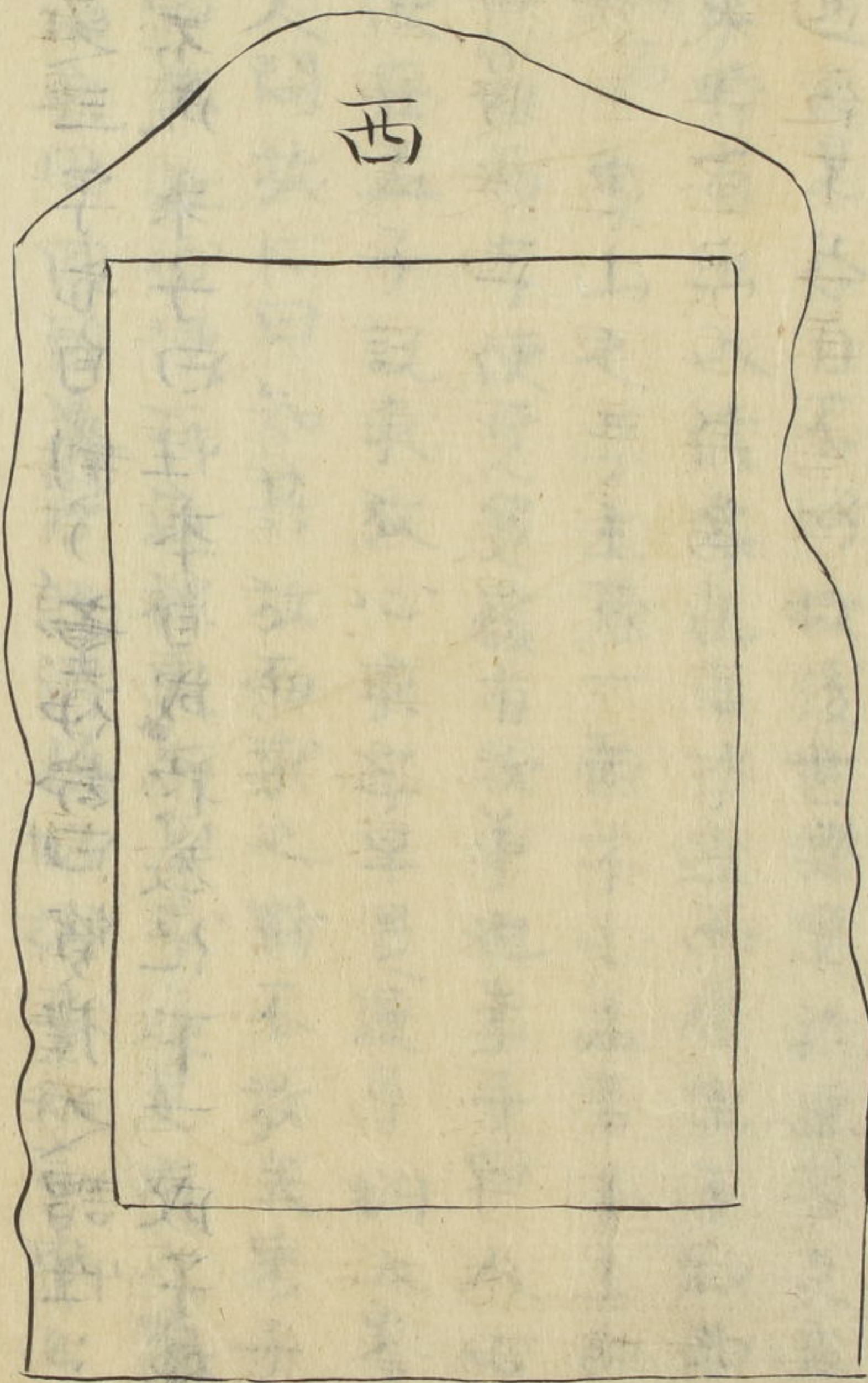
而求之三字亦自刺了董仲舒曰質樸之謂性非
教化不成朱子曰性本自成於教化下一成字極害
理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壺碑

高六尺寸闊三尺二寸

思方內縱三尺寸分橫二尺六寸碑背刻馬鬣



此碑在奧州宮城縣市川村北岡上世有多賀城此
 其古墟有摹本行于世予亦打一本稍為一幅按大
 野東人紂職大夫直廣肆果安之子神龜三年從征
 夷著戰功天平三年為陸奧按察使兼鎮守將軍授
 勳四等授從四位下後累官參議大養德子征西將
 軍至從三位十四年薨藤原朝備者大師惠美押勝
 之子天平室字四年為陸奧國按察使兼鎮守將軍
 授從四位下五年為仁部卿陸奧出羽按察使如故
 六年十一月為東海東山節度使十二月為參議履
 歷皆詳于國乘此碑成于天平室字六年故東人署

衙皆從後亦授也僧顯昭曰壺碑者田村將軍東征之日以弓弭畫之最為謬傳或云此碑亦在今距下野州界以今里程計之為三十一里二十五町餘碑中二百字或三百之訛

○予亦歎書畫最古者唐賀知章亦寫孝經一卷書林添尚義遊長崎互市亦得紙尤古其贈小楷十三字曰建隆三年十月重粘表賀監真蹟吁亦遠矣末有白沙陳公甫跋語曰藝非專門不工非多識無以辨人真偽予觀此卷亦書孝經意象闊遠決非俗士所能到但以為知章書則余固不能知鍾君其問諸

米老輩時成化丁酉石翁書于賀知章卷後先子在日尚義持來亦審定先子考王氏法書苑曰采宣和內府有賀知章孝經二本恐此其一本叙其事為跋以還之聞今歸于一無戚之家云

○辛丑五月廿井生自大阪來訪曰此日坊刻八居題詠中載先詩一首本集亦無家亦有手書一律梅花詩曰羅浮山下素仙家霧縠烟橫到月斜雪裏深藏萬珠玉風前忽值七香車西湖處士空裁律南国騷人欠著些自識吾今衰末甚分明昨夜夢梅花亦不載本集問其何所得云其乃翁嘗在都下與先子

遊此時近得之于故篋中翁今年八十二其在京蓋
五十年前事在予未生之前宜予之不及識也即謹
錄

○上梁文後有七言三句詩六首每首頭置兒郎偉
三字故謂之六偉或不用之而亦相沿稱之朱子經
史閣上梁文云兒郎偉大同古地駱越名邦予初不
解其為何事後換何孟春餘冬序錄曰淮南子翟璜
曰舉大木者前乎邪許後必忘之此舉重勸力歌也
今人上梁文中稱兒郎偉即邪許類也其說始明近
閱說郭其說出于宋葉氏愛日奇叢抄云呂 之音

樓大昉參政說云兒郎偉或以為唯諾之唯或以為
奇偉之偉皆未安在勅局時見文豐中獲盜推賞刑
部例皆即入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爾德
遂去深州邊告云我隨你德去德本吾閩俗吾門猶
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云余
啞然笑曰得之矣亦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德蓋呼
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唐都長安循
襲之以語尤延之諸公皆以為前未聞或有云用相
兒之偉者殆誤矣予記呂氏春秋月令舉大木者前
呼與譟後亦忘之高誘注為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與

諤注或作邪諤淮南子曰邪許豈偉亦古者舉木隱和之音

○史記趙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辨玉海引晉大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澗水可用漆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灭以為堅也自灭以為刊也或辨之曰白灭以為不堅黃灭以為不利司馬彪曰謂馬非馬也同異謂便吳者同同者異東萊名氏曰告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斯言也蓋堅白吳同之祖孟子累章辨析歷舉玉雪羽人馬五百之說借其矛而伐之而其技窮右兵見玉海亂按堅白之言固見告子問答

然論語亦謂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既与堅与白併言想春秋戰國之間相沿有此一種套語故間亦見於聖經之間特公孫龍氏專以此做話頭立說遂為難解之語耳

○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二年遣藤原葛野野聘唐當德宗貞元七年甲申唐書曰貞元末其工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學子橋逸勢淳房空海願留肄業是也至明年乙酉歲復遣判官高階遠成聘唐踰年而還逸勢等附舶而返三月桓武崩中平城即位改元曰大同則唐憲宗元和元年也唐書曰歷二十餘年使者高

階真人來請逸勢等俱還認可則誤矣逸勢在唐出入不滿三年真人在唐拜中大夫試太子中允其告身載在朝野群載具有杜佑杜黃裳牛僧孺鄭綱署衙皆顯人也群載云件正本在內記局而近代納南所可見當時甚貴重之世慎收藏不知今尚秘在天府否但群載云異國賜本朝人位記唐時除授無位記之名授真人者乃勅式云詔告身也在本朝則与位記準故以称位記耳今錄于在云
日本國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鎮西府大監高階真人遠成
勅式云右可中大夫試太子中允餘如故

勅式云
元和元年正月廿八日

告日本國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鎮西府大監高階真人遠成
尚書式丞平章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鄭綱宣
奉勅特授真人位記中書舍人臣盧景亮奉行

勅如右牒到奉行

元和元年正月日

檢校司空兼侍中
門下侍郎平章事 黃裳

給事中 登

都事

左司郎中

吏部尚書

闕

吏部侍郎

僧孺

吏部侍郎

闕

尚書左丞平章事 左中書

告日本國使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鎮西府大監高階真人遠成

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負外郎次元

主事榮同

令史拉初

書令史

元和元年正月日下

右書本

書訛缺多可疑者 佑本作使 綱本作綱 僧孺

本作宗 儒今據唐史正之 杜佑 杜黃裳 牛僧孺也 時

佑黃裳為西省長官 僧孺貳吏曹 故勅尾署 衙但據

年表 貞元十九年甲申 杜佑 檢校司空 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永貞元年乙酉三月按校司徒元和元年丙戌四月為司徒據此則授真人勅佑衙合署按校司徒而今曰按校司空此為不合本傳亦云貞元十九年拜按校司空德宗崩詔攝冢宰進按校司徒明年拜司徒亦与年表同但本紀不載按校司徒之除蓋佑以貞元十九年按校司空越二年貞元二十年四月拜司徒而此勅之授在元年正月故云云然則傳及年表不載為誤也明矣且紀傳及年表俱無佑冢侍中之事紀表亦不紀他人除拜侍中門下之長官豈有歷數十年不曾除之理乎此亦史之缺文也

○酒始乎儀狄其來也遠矣茶則始於晉今通五方為日用之物今日人家見客必設烟具先於茶酒此則百年前所無傳諸者旧實永中自南蠻回東其始以種植甚廣致妨本業官禁甚嚴而不止至於今日其用甚盛每為應酬之乘番椒亦然其來亦稍近在五六十年前此來盛行種類亦繁飲宴之間殆壓倒姜芥大抵百年前西南夷不通本國故人不識南物天正文祿以來呂宋東蒲塞諸國人來貢爾後和蘭人比年互帝來于長崎西南海產多被各國悉之鳥鏡彘燬眼鏡遠鏡自鳴鐘硝子螺鈿諸具并之番

椒烟草人事之呈曆外科皆自西洋諸國傳此土之人無不日享其用亦時使然耳

○天地之間南位乎陽而主生養北位乎陰而主肅殺故其產者亦肖其類在中國產于北地者馬與鷹耳故代馬胡鷹古稱神俊在南服者金銀琅玕明珠翠羽象齒玳瑁紋犀之角奇楠之木皆諸方之產無其餘南方州木亦載奇卉珍木極多產于北者武而健產于南方者文而美地勢然也在本國亦然鷹馬之產與信天出著自往昔猶胡地之鷹馬也南之天產不甚著聞豈吾南徽較交廣界不甚偏南歟

但人物之生太抵東北之民朴而健西南之民煩而理地勢天域不可誣也

○唐之世兵制凡三變詩体亦三變 本國自上世至近代風尚政俗亦當倣三截者蓋上世神明之世治尚簡朴上下相安記籍之編年雖斷自神武而其後迄二十餘朝太朴未散周孔之教未漸倉史之文罔傳儼然豈草原之本俗此第一截自垂仁之聘使著于東島腴支之來侍貢欽經典自是以降玉帛交錯輻軒相望昇彌古之名聞于魏俊明皇之稱播于唐周公孔子之道大漸于東經國體野取諸周漢官

省府察擬之李唐彬：子備一手之大法雖時有損益凌夷相仍千有餘年之間禮樂征伐統于一尊煥然禮樂文章之世界此第二截保元乎治之際源平爭雄日尋于戈禮文制度雖不失其舊而政教号令不復行于天下者五百有餘年至慶長元和之間極矣于戈担作之世界此第三截

○中國土地甚廣而生齒不足百物極豐而金穀不稱馬乘至多而兵籍不充其尤饒者絢帛而最艱食者塩而已自漢至明幅員廣狹版籍登降雖時有出入亦不甚相遠弼服五千尚矣唐太可滅突厥高昌

中國之地東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宋時自石晉與幽薊十六州地契丹西有夏國南失交趾仁宗至道中分天下為十五路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大要通古今長短相覆延方萬里在本國而言則容濶百里長千里者十箇也固亦博矣言其戶口則禹時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二人見通考不知何據漢平帝時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唐玄宗時口五千二百九十九萬九千三百九十九明萬曆六年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此

其極盛之數也晉武帝平吳後戶二百四十萬餘口
千六百一十六萬餘在晉為極盛在古今則甚耗矣
然則中國口數登則及五六千萬耗則不及二千萬
土地之廣而生齒之不足現此可見矣

○考唐書兵志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分為三等
兵千二百人為上府千人為中府八百人為下府以
千人通計之則當時十道之兵凡六十三萬餘人也
牧馬則初命大僕卿張萬歲領之自貞觀至麟德四
十年間馬大息至七十萬六千置八坊歧邈涇寧間
分為四十八監凡馬五千萬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

下監皆在左右因地為名時天下以一緡易一馬
萬歲廢而馬衰開元初益耗率三十匹讐一王毛仲
既領閑厩亦能于職其始官時馬僅二十餘萬匹至
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此唐兵馬之大數也其盛時
國馬之數溢于軍額矣

○本朝之制依唐之禮樂夫人言之而兵農之法亦
祖襲唐制則無其說矣豈年代久遠不足徵耶唐兵
志云唐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
時有府兵府兵廢而為彊騎彊騎廢而方鎮之兵盛
矣府兵之法起自西魏後周而備于隋唐因之武德

初折衝中為十二道皆置府兵太宗貞觀十年凡
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名号而關內二百六十
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者為上府
千人者為中府八百人者為下府每府置折衝都
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
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有校尉五十人為
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申兵裝糧皆自備
并其甲曹戎具藏於庫有兵征行則視其人而出給
之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
刺史与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

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女則別將行平居無事則耕于
野其番上者宿衛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
輒罷兵散於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
兵之重也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
里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
千里外十二番皆一月止至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
用兵府兵之法浸壞至開元末張說乃請一切募上
宿衛共十二万人号長縱宿衛明年更号曰彊騎天
室後彊騎之法又稍變廢而方鎮之兵盛古據廣治
平畧稍刪
定此唐一代兵制之始末也本朝之制諸国有軍

團兵滿千人者置大毅一人少毅二人掌換校兵充
備戎具調習弓馬簡閱陳列亦百人以上者大毅少
毅各一人五百人以下者唯置毅一人凡兵士十人
為一火火別置六馱馬五十人有一隊正百人有一
旅帥二百人有一校尉此唐上中下府之制而其曰
團曰火曰隊正曰校尉則直仍唐名而名大毅少毅
則取果毅都尉而已

○按通典凶禮二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七月簡文
帝崩再周而遇閏命群臣設散騎常侍鄭衆議云議
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謂不唯周年子卯之謂

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十日亡至於無閏之年
及与小盡都是無忌以古人用子卯也簡文皇帝
七月廿八日崩已未之日今年已未在閏月十日時
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已未在他月今者
不能更改閏附七月已未在閏今者用閏益遠日之
時也胤按此論忌日遇閏之禮據此則古者忌日用
甲子而後世乃從日數也然日不用子卯而用二十
八日久矣則其始於何時世則未可知也

○通典孝昭始之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
郡國奉賢良注前為此官今不居官皆謂之故見選

舉下胤按此云故者前官之義後世謂身故者為故其官与此異矣亦古今之異辭耳

○釋適之金壺字考云月支月音肉支如字亦作氏胤按月氏國人唯知為日月之月而不知為肉支換字書亦無其說又肉字一作突今世人姓地名如突戶突栗遂誤寫作完全之完

○孟子集注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集注云五畝之宅一夫之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本於前漢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

舍是也然無二畝半之說趙岐注曰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也此據漢志而詳之始有二畝半說然其文不甚明悉朱解承用其說明白其制據此則就公田百畝中各取其五畝以為宅也然本文既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又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則可見百畝之外又受五畝之地以為宅也故古義不從且引詩為證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則田中不得有屋舍可知矣或者難曰詩亦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則古者田中實有廬舍也然亦謂廬者草之縛廬非構成屋宅之謂也則固

不相妨矣又按論語曰十室之邑孟子曰萬室之邑
左氏傳曰
則知古昔亦邑在大小劇
間之差猶後世之制耳

○前禮樂志之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師古曰苟順一
時非正道

○中國古者席地而坐無床椅後世床椅之設通上
下 本國今日之制除朝廷正衙微唐制外居處不
設床椅室中將板做架上鋪厚席名曰疊榻榻稍狹
縱橫織成厚寸餘長一步闊半之兩傍加緣或布或
絹計室廣狹以疊多少言之此漢王莽無僧祇律云

若在道行得長疊中疊安衣囊中至本據處當敷而坐
疊之名或
出於此

○有自東武婦携一小枕來其製用小薄板二片一
片形稍長如腰鼓狀中有刻缺如方版闊一頭有筍
一片方而有漕用之則將筍植漕一縱一橫形如丁
字收則二版相疊以方版嵌刻缺上山館水榭憩思
之次每若無枕時欹焉則即吾廬曲肱之平或清流
云予哉名曰獨脚枕冬嶺翁製銘云眩已多了夢亦
不僵清風窸下復入羲皇先人命云丁字枕銘云合
併二版用作丁字囊兩石弓貸我一睡時 庚辰

之歲也

飛

○邵經邦弘簡錄高麗傳云王氏為國以新羅為東
州樂浪府為東京百濟為金州金馬郡為南京平壤
為鎮外為西京西京最盛總之凡三京四府八牧郡
百有十八縣鎮三百九十洲嶋三千七百郡邑小者
或只百家男女二百十口兵民僧各居其一此王
氏高麗之疆宇在宋之間及明洪武朝鮮李氏創國
分為八道有州府郡縣並隸其下不如中土之州縣
大小相統想其戶口多寡與王氏時應不大異亦不
過我邦大國二三州戶口耳

○管子形勢解與人文多詐偽無情賈倫取一切謂
之鳥集之交鳥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鳥
集之交雖善必親

○宋王雱字晦諱詒釋適之千金字考多舉異音今
庠序之間多誦習誦王雱曰八廚音皮誤廚馬誤
誤音速誤稷今人尚沿誤諱

○宋周少隱竹坡詩話曰詩中用雙疊字易得句賴
如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此李嘉祐詩也王摩詰
乃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摩詰四字
下得最為穩切葉夢得石杯詩話云唐人記水田飛

白鷺夏木轉黃鸝為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
王西句好句正在添漢陰：四字此乃摩詰為嘉
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兮令
之精彩數倍不然如嘉祐六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
到漢隱叢話曰古之詩人如王維猶竊李嘉祐水田
飛白鷺夏木轉黃鸝句按諸說俱誤也王維與杜甫
岑參相友屬盛唐李嘉祐乃甚晚矣詩家相沿其說
如此而不知年代牴牾先人嘗詆予云

○朝野群載載康和二年七月十七日正六位上諸
陵摧助藤原次標等解陵墓所在山城三十四所大

和五十七所河內十五所和泉四所標津要劇田北
所五段二百八十分紀伊一所近江一所解云五箇
國中和泉國四箇所陵墓者是神代履中仁德反正
三帝山陵垂仁天皇第三皇子右大臣船子卿墳墓
也号之百鳥山陵而仲陵戶田前 藤原 以往全
無叔公有信良第二代之吏恣以叔公論之政途理
可然乎文繁不具錄大要當時諸州山陵北域不修
戶田侵奪故蔡解請下五州申嚴其制康和 堀河
之紀号丁未皆微之際距今六百餘年當時五州諸
陵亦存凡百二十一所而皇統僅遺七十三葉則知

列帝遺弓皇妃儲后之瑩兆悉皆可識也然陵事不
修煥燹申請則廢圮亦已久矣

○前世有四角四塚祭四角祭宮城四角巽坤方鬼
氣四塚山城固和通塚會塚大枝塚山崎塚各處
勅使祭之天曆長治時祭使歷名見朝野群載今不
知有四塚之名

○但州往木崎溫泉路有藪村其側相距十町許大
藪村有大石窟濶四步深九步許疊石為之下入上
出層々相承蓋以巨石丹州醫人堅田三隆親見之
辛丑年予到丹州聞之想古昔王公之兆瑩他日或

到但州期必訪尋故記之又丹州氷上縣井原岩屋
有古刹曰石龕有小野道風石龕寺三字扁遊和田
之次欲觀之以路見而不得往

○本朝上世有百四十四國造其後分國司五十餘
官
泉州
三縣始置和泉監

房州 養老二年五月割上總州平群安房朝夷

長狹四縣置安房國

諫訪州 天平三年以諫訪國并信州

羽州和銅五年九月大政官議奏置出羽國十月
割奥州最上置賜二縣隸出羽國

賀州嵯峨帝弘仁十年三月割越前州江沼加賀
二縣置加賀國加賀郡名

能州養老二年五月割越前州羽咋能登鳳至珠
洲四縣始置能登國

佐州天平五年二月以佐渡并越後天平勝室四
年十一月又置守一人目一人

丹波州和銅六年四月割丹波州加佐與謝丹波
竹野熊野五縣置

美作州和銅六年四月割備前州英田勝田若田

久米大庭真嶋六縣置美作州

隅州和銅六年四月割日州所坏贈於大隅始囉

四縣始置大隅國

石城州養老二年五月割常州石城標葉行方宇

多亘理菊多六縣置石城國

石背州又割奥州白河石背會津安積信夫五縣

置割常州多阿縣鄉二百一十烟名曰菊多縣

屬石背國

○文祿壬辰之役明兵援朝鮮袁了凡与清正接鋒

字子每以資談而不審其載袁黃武備要略曰萬曆壬辰倭之權臣平秀吉使其將平行長平清正侵朝鮮據八道掠王子屬國請援師甚急尸命侍郎宋應昌往沿海經略戰守事宜主事劉黃裳與黃贊馬黃力言戰不如守與衆議不合後黃遂罷歸而用兵不解倭以創去而中國亦頗勞費矣黃子儼分注云家君當時既沮封貢復止戰爭謂禦夷之法守備而已戰則煩擾和則受欺辱上書本兵頗蒙賞識後家君督師渡鴨綠江以親兵千餘破倭將清正于咸鏡三戰斬馘二百二十九級俘其先鋒將童實耻于自

叙止祭塘報而已遼左繡衣使覈實其事具疏上聞賞不行總督邢公追叙舊東征功疏稱咸鏡之捷當為第一蓋親聽朝鮮之口碑而傷家君功之不錄也此言若祭于存日似有他冀今身已蓋棺而功猶滅沒故儼痛而私記之○袁了凡祭塘報不曉其事頃於明朱國禎滂幢小品得之曰今軍情緊急走報者固初有刻期百戶兵後改曰塘報之取義未解亦謂其說亦不著閱馬騰蓟花記云凡花之發放曰堂花堂一曰塘其取之此與

○華蓋山蒼霞草玄明正德四年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鄞人朱縞也逃入倭有寵于其王昌姓名交使其族人相与耳目為奸利守臣白祭之礼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閹瑾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屢諸嶋貢以邀利大内藝興遣宗設謙道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為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忿相讎殺戕指揮劉錦袁璉大掠寧波奪舟去巡按御史以聞礼臣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論死以其質絕貢者十七年至

嘉靖十八年其王源義暗復貢乞易勘合還素卿質不許仍申約貢必如期每三人百不者劫勿受亂按此事係本國年中事宋素卿朱縞一人而二名宋朱字似素縞義曰故以詭其姓名也雜舉有唐船一闕演祖慶官人來本朝得子有故交聘隔絕者有年而遣人迎婦其事彷彿相類恐述素卿事
○左傳德六年周任有言曰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丘克庭第明書曰信當諒為屈伸古者多用信字為伸易繫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傳言善者信善者謂嘉穀之苗也惡者常盛則嘉穀之

苗屈要者除則嘉穀之苗伸故知信即古之伸字也
○唐子西名治論曰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而人
之忠佞智愚賢不肖至為濇絕故法任之世無甚利
亦無甚害而任人之世非大治則大亂矣法任當此
論載崇古文訣以時事與周比較為說為王荆舒新
法而祭大抵聖人不待法也英雄之主不拘法也自
是以下不賴法則無以守法固不可廢也然無事之
時中材之人率由舊章得以維持苟遇變故則泥而
不通逸群之才亦不得有為於格局之外法其可任
乎而徒任人則有歟有為者得以建非常之功而苟

非其人則必輸爾載人其可任乎事固不可一槩論
也然則奈何必也有一定成憲而變通隨時銘化由
大庶乎其可矣
○江隣幾雜誌曰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為治我原
甫云仁字从人義字从我豈造文之意耶亂按聖賢
之言未見此說然通而考之自符聖賢之意
○宋吳氏林下偶談曰歐公凡遇後進投卷可采者
悉錄之為一冊名曰文林公為一世大宗于後進片
言隻字乃珍重如此凡今人可以鑒矣亂曰歐公此
事可謂好之篤矣今之學士觀國人文字多擷棄不

錄偶錄傳者好摘取疵為樂或自言平素未嘗讀國
人文字自負其高皆坐好之不深耳

○宋張于湖為和州守設廳題梁云宋乾道丁亥正
月朔日郡守胡昉新作黃堂其綏靖和民千萬年永
無戢彭大雅帥蜀築重慶城乃自記十七字云大宋
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為蜀根本羅志仁姑蘇
筆記載此二事謂吐辭超勝以少勝多予謂近
時士梁文必系六律編文甚矣大營構則固可相稱
自餘則二公之詞可以為法矣

○沈氏瀛簡云草木之最香者如沈香梅檀龍腦蘇

合薰陸鬱金香薝蔔蕃薇素馨末利鷄舌之屬皆產於
嶺表海南予嘗推其理火盛於南方實能生土土味
性甘而臭香是以草木皆香此實理性之自然者而
前此說香自范蔚宗以下未嘗有及此也亂按凡南
產不止諸香也明珠翠羽象齒玳瑁文采奇異物皆
出海南文明之氣滅萃也

○韓文務太陳言亦有滅本漢刑法志云夫人肖天
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瓜
牙不足以供養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
寒暑必將役物以養在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

也原道則云如古之魚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
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多食也淮南王術
訓云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為舟
航柱樑小者以為楫檝倍者以為欄棖短者以為朱
儒析楹無大小修短各得其宜規矩方圓各有其
施進字解則云夫大木為宗細木為桷榑榑榑榑
闌店榑各得其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皆祖襲
其詔銘鑄點化不見痕迹亦可見前人之用意矣
○周禮疏云如心曰恕如下從心中心曰忠中下從
心謂出於心皆有忠實也出大司徒此如脫簡

○鷄肋編曰淵聖皇帝以星變責躬詔云嘗饒百品
十減其七放減宮女凡六十餘人按徽宗荒淫之主
宮人之繁固然唐太宗之英明稱其德云怨女三千
放出宮其留者想亦不少

○按近世律令公移等多用欵字遍檢字書不著其
義正字通云御書曰欵勅御使曰欵命使曰欵差明
皇甫洽皇明紀畧曰國初詔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
者勿書聖旨二字凡有陸賈差調等事悉以欵字代
之迄今為令

○宋文惟簡虞廷事實曰女真貴人初亡之時其親

戚部曲奴婢設牲宰酒饌以為祭奠名曰燒飯乃跪
膝而哭乃以小刀輕厲額上血淚淋漓不止更相拜
尉復更則男女雜坐飲食舞弄極其歡笑此何禮也
胤按今蝦夷俗父母死臨水濱以刀擊額血流不已
亦女真遺俗蝦夷蓋毛人如真也

○梁安成王秀招學士鄧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
而已行於世梁書

○梁張率能屬文有虞訥者見而誶之率乃更為詩
示焉訥云沈約訥使句々嗟賞無字不善率曰此吾
作也訥慙而退宋書張裕附傳

○詩十月之交正義月与日同道乃食曆象為文會
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春秋正義劉歆
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空得
○韻語陽秋云韋應物聽嘉陵江声云水性自云靜
石中本無声如何西相激雷轉空山鳴贈李儋云絲
桐本異質音響合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二
詩意頗相類然應物未曉亦謂非因非緣亦非自然
者吳寧野小窓清紀云東坡琴詩云若言琴上有琴
声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声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
上聽此一卷楞嚴經也東坡可謂以琴說法胤謂此

皆仁者心動話頭不過心字謎語烏耳大抵風之觸物善鳴木應之而成声水之於物善鳴石激之而成声有耳者聞焉有心者覺焉何容擬疑亦何勞思索

○朱或可談曰元祐間有大臣父常貶死朱垓既貴自過海乃挈一棺婦與其母合葬後競傳取亡僧骨殖

○宋亡名氏儒林公譏曰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每笑之朱弁曲洧旧聞曰俚語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魚是掛齒牙之

意也宣和間王將明張子能王履道李士美趙聖從俱在政府是時張王李趙之語喧于朝野聞者莫不笑

